

珠海出版社

999次心跳

KINTIAO

子月 姚中才 著

珠海出版社

48262

999次

KINTIAO

心跳

子月 姚中才 著

999 次心跳 子月 姚中才 著

ISBN 7-80607-526-7 ¥18.80 元

I ...

II ...

III ...

IV I24.7

999 次心跳

作 者 ■ 子月 姚中才

责任编辑 ■ 成平

装帧设计 ■ 郭炜

出 版 ● 珠海出版社

总 经 销 ●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● 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 4 层

电 话 ● 3331403 邮政编码 ● 519015

印 刷 ▲ 广东佛山市粤中印刷公司

开 本 ▲ 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 ▲ 11 字数 ▲ 250 千字

版 次 ▲ 1999 年 2 月第 1 版

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▲ 1 - 20000 册

ISBN 7-80607-526-7/I · 226

定 价 ▲ 18.80 元

目录

代序 子月 (1)

小姐,做生意吗? 子月 (3)

暑假,女学生小林乘着拥挤的火车南下,为自己的将来探路。下车伊始, 她便在火车站广场目睹了两起抢劫; 贪便宜住进可疑的小旅店,又吃惊地发现同房间的都是妓女。妓女们畸形悲惨的生活,赤裸裸暴露在她的眼前……

追债女郎 子月 (40)

大年三十,追债女郎仍在旅途奔波。斗智斗勇斗狠,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夜幕下展开……

我们不嫖娼 子月 (67)

我们可不是一群俗男人,嫖娼是绝对不会干的,那算什么层次?!面对良家妇女呢?……

我是这样怜惜你 子月 (86)

……阿叶被阿芳那恍若有形的目光吸引,一步步向她走去,俊

男靓女,春意迷离……

阿芳不明白,像自己这样的聪明人,怎么会干这样的蠢事?就要结婚了呀!那可是她苦苦盼了许久的婚事。阿叶的女友又是她的知交。红颜一怒,会发生什么事?

城市的月亮

子月 (117)

今晚看不见月亮,想必是被热烘烘的灯火挤出了人的视野。我独自走向“一夜倾情”吧。它实际上只是一家中型酒吧,到了周末,本城寂寞的单身男女便跑来这儿寻慰藉。

江湖夜雨一城灯

子月 (141)

选美小姐悄然南下,隐姓埋名靠傍身的技术谋生。南国可不是世外桃源,几年沉浮,她一身带伤。当古老的爱情敲响她的心扉时,她实在不知如何面对。

花开花落总无声

子月 (171)

纯情少女嫁给了她所崇拜的男人,惨痛的现实却让她明白家庭并非女人的归宿。苦苦奋斗中,一个少年来到她身边。风雨十余载携手闯荡,成功时分,那曾经刻骨铭心的爱却变味了。

亲爱的,我不成全你

子月 (193)

他要进了与自己身份相称的体面的妻子,还想依旧拥有自己爱着的女人。作为一个商界强人,这好像并不困难。但是……

代序

姚中才 (215)

先签一份“不爱合同”

姚中才 (217)

女学生心藏珍贵的初恋不顾一切南下，追寻昔日的老师。老师却与她订下“不爱合同”，再拉她上床。

生活从夜晚开始

姚中才 (253)

只有进入广州的夜生活，你才能说你真的认识了广州。

小姐们带着浓重的脂粉味花一样地开在男人们的空隙间，在这一堆讲粤语的人中间，无论我们来自湖南湖北四川江西还是河南山东，我们都只有一个名字：北方人。

真实的爱情

姚中才 (290)

在一个早晨，她突然对我说：“超，我想我是有了。”我说：“那我们就让他长大吧。”

灯熄了，一对彼此稔熟的新人平静地躺在夜里……

婚姻是架向上爬的梯子

姚中才 (309)

我们的父母亲在社会的最底层，我们要爬向高层，必须借助梯子才行。大哥的每一次婚姻，甚至每一次谈情说爱，都是最成功的交易。女人和她们的社会关系，无非是大哥脚下的阶梯，他爬得那么高，让我只能仰视。

代序

南方多雨，常有来路不明的雨点，打湿敞开的窗台。这是没有故乡也没有异乡的年代，探头出去，可以望见许多背着行李的男女在雨地里疾走。

其中一个就是我。

陌生的城市，未知的世界，永远有喧嚣的灯火相伴着动荡的路途。踩着机遇丛生的地平线，每转一下都是一个新的三百六十度，每走一步都有一个新方向。

—— 子月

1998年12月

小姐,做生意吗?

那年盛夏,年轻的我带着满脑门梦想南下,结果一上路脑门就结实地撞起了几个大包。这可不是乱形容,你们知道当年火车上那个挤劲,本人先是在两节车厢相接处撞到某人硬邦邦的箱子上,入夜后企图钻到人家座位底下躺一会儿时,又撞到茶几脚上……

这一路的辛苦使我深刻体会到了老话多么有理——在家千日好,出门一步难。

不过,老话也有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,无论如何我也不可能就这样子打道回府,反正回去还是要挤火车,还是要经过得用“恐怖”来形容的火车站广场。

我是凌晨4点多到达G市的,望望这个陌生的城市,不敢乱跑,便坐在广场上等天亮。于是,本人领略了此城最“周到”的服务,有人语气诚恳地提醒我注意我那个明显值不了几文的包,然后硬呆在我身边坚决不走——要介绍我住宿,要介绍我工作,还问我做不做生意?我笑起来:“你

3

小姐做生意吗

XIAOJIE ZUOSHENGYIMA

999 次

JIU BAI JIU SHI JIU CI XIN TIAO

看看我这样子，像是个有本钱做生意的吗？”那人也笑了：“小姐，你刚来的吧？走，我请你吃饭。”本人感激莫名，肚子也的确饿了，但“无功不受禄”，故坚决婉谢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种热心人去了一个又来一个，到第3个时，疲倦的我下定决心装哑巴。

6点不到，本人便从火车站广场落荒而逃——“热心人”太多了，有两个男人几乎想硬拖着我去“吃饭”，我只好开口威胁说要叫警察，他们才颇不甘心地省了那顿饭钱。在此期间，本人还有幸目睹了两起抢劫，都是旅客才将手中的包放到地下，立即就换主人了。广场上挤，抢劫者动如脱兔般往人堆里一钻就没影了。被抢的大喊大叫，周围的人无动于衷，像啥事都没发生过。片刻，一切恢复旧样，让人疑心方才是不是真有过什么事。

在长街小巷转了很久，到下午3点多，我方在一条偏街上找到一家与我的荷包相衬的旅店：10元一个铺位，相信是G市最平的价了。

此店入门处有个不大的厅，摆了台彩电。后来我发现，整个旅店就这么一台，想看的话，就自己搬个凳子坐厅里瞧。

嘈杂声、烟味，还有电扇旋出的热风，令人怪不舒服，但无论如何，比火车上、比那个可怕的广场要好多了。我在前台登记时，有人凑到我耳边问：“小姐，做生意吗？”我不习惯别人凑这么近，忙朝边上退了一步，扭头望去，说话之人獐头鼠目，就像电视连续剧中贴了标签的坏种。

当然不搭理他。一个肥肥的女服务员拿了一大串钥匙，领着我走过一条又窄又暗像条肠子般的走廊，“就这房，4号铺。”她没敲门，直接用钥匙开锁。

房里有两位小姐，都在睡觉，背朝外看不到面容。空气里有不很浓的廉价香水味儿，老式吊扇不停地旋转，发出吱吱声，让人担心它会掉下来。

外面正落着南方夏季那种骤来骤去的雨。我身上汗津津的，乔其纱都贴在背上了。南下前，我就反复翻过《广州话与普通话对照》，知道粤语称洗澡为“冲凉”，现在仔细品味一下，觉得“冲凉”两个字用得真贴切。拿了换洗衣服走进卫生间，反手关门时，我发现门上的锁和插销都坏了，只好从房间里拖个椅子进来顶住门。

正脱衣服，门被人推开了。进来的是位个子高挑的小姐，短而蓬松的乌发衬着张几乎无可挑剔的脸，这种脸蛋本人以前只在画中见过。

我有些不自在，因为不习惯光着身子给人看见，尽管对方也是女的。她进来干什么？想方便？不知这样美貌的小姐坐在抽水马桶上是个啥样子。

“你是第一次来广东吧？”那小姐上下打量着我。

我点点头。

她又问：“来做生意？”

我咧嘴道：“怎么老有人问我是不是做生意的？我像吗？我是趁着放暑假来这边看看。”

“是这样。那你可别用浴池，我们都有病，懂吗？”说完，那小姐就出去了。

我愣愣地看着被那位小姐反手关上的门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用椅子顶上。淋篷头喷出的冷水顺着肌肤往下淌，我心里不由得恐惧，想起这一路来处处可见的治花柳病的广告，不由脑袋嗡嗡响，直觉得那冷水里都含着病菌。但我又有点不信这位小姐是妓女，她看上去那么高雅，一口普通话又讲得那么好，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啦。

冲过凉出来，房间里多了个男人。那男人正给睡3号铺的小姐按摩。这位小姐不知有没有15岁，又瘦又小，都还没有发育成熟，像个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初中生。那男人的两只手用力地揉着她的腰背，慢慢儿不规矩地向她下身移去。她翻了个身，瞪了那男人一眼：“想干拿钱来。”然后掏出打火机点着支烟。

我心口直跳，至此我方肯定是遇上妓女了。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妓女。一个个烟圈从小姑娘的口中吐出，使得那张干瘦的小脸恍惚起来。她不算漂亮，穿得艳而俗，可以说除了年轻没别的。

小姑娘瞟了我一眼，嘻笑道：“又来了一个姐姐呀。我叫小丽，你呢？”

我犹豫了片刻，道：“我姓林。”小丽便扔了一支烟过来。我可不敢抽她的烟，怕有海洛因，忙将正在电风扇下吹晾的长发挡住视线，装没看见那支烟，任它掉地下。那男人弯腰拾起，叼在嘴角，伸手去取小丽的打火机。小丽抬起腿踢了他一脚，却没提防他一侧身，探手从她的枕头下面掏出只金表，拔腿向外溜。

小丽跳起来大叫：“快还给我！你这短命断财的！”

“你凶你凶。小气什么？你还不是有的是钱？”那男人摇摇小金表：“要也行，你来我房间拿。”

小丽跺脚骂道：“你想白占便宜？没门！衰人！穷鬼！”男人也不搭话，掉头就走。

小丽气得一脸通红，骂个不歇。高挑个儿的小姐望了她一眼：“这种人你本就不该搭理他，明摆着是个孤寒佬。”

“静姐，表都抢走了你才说这话，不嫌迟么？”小丽愤愤：“我怎么知道他连这点子钱都不肯出？”

我有点可怜她，问：“那表很贵吧？花了多少钱？”

小丽本气得不行，闻此言倒笑了：“是个客人送的。”

我不由有点难堪，真是说外行话，她们这种小姐自然是有人送了，不过，想来也不会是白送，小丽才气成这样。

这时，又有个人走进房间。我低头吹发，先看到的是一双沾了点泥的白色皮凉鞋、修长的小腿，接着是齐膝的白色纱裙。

“小婉姐姐，快点脱了这一身。瞧你，全湿了！”小丽咋呼。

我抬头看那女子，只见她朝小丽点点头，却不脱衣，顾自走到2号床边，就那么半干半湿地软软儿躺下。她十八九岁的样子，长得颇清秀，只是脸有些苍白，神态疲倦。

静小姐丢给她一个毛巾：“还是没着落？”

小婉将毛巾蒙着脸，过了会儿才说：“实在不行，我想去制衣厂试试。”

“你想清楚呀，制衣厂的活能累死人，你这种文弱的小姐身子吃得消吗？”静小姐很不赞成：“再说，你这副面孔，就算穿乞丐的衣服也是城里人的样，那些乡下来的工友能容你？只怕有意无意都会排斥你，你会度日如年……”

小丽也抢着说：“你拿镜子照照自己有多靓，连那些小工头都会来揩油。给你一丁点关照就要你陪他们睡，你要不识相，那苦头可有的吃了。我说呀，去工厂还不如你以前在饭店里干，起码去饭店的家伙荷包里都有两文。在厂子里，1个月不要，你准会觉得如果老板看上你，不，就是老板雇的经理能看上你，你就撞上大彩了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”小婉尖叫，她将毛巾丢一边，闭着眼说：“我想睡一会儿。”

静小姐便拢了下乌发：“小丽，林小姐，去不去吃饭？”

我本不想跟两个做皮肉买卖的小姐一块出去，但肚子不争气地直叫唤，再则以我的直觉，这两位心肠不坏，大约不会吃一餐饭就把我卖了。

外面的雨暂时停了，天暗暗的，旅馆门口的小街比我下午来时热闹多了。我看了下表，已5点多，正是下班的人买菜时分。小街上一个排档挨着一个排档，好像没有明显的分类，卖菠萝的旁边是刻印章的地摊，煮石螺的又挨着卖内衣丝袜的，一溜子蔬菜筐箕中，夹着些算命打卦

的先生,还有人用车推了烧肉烧鸡,忙着往自家档口去。我觉得那些胸罩内裤漂亮得不可思议,深为那些摆摊的担心,若是雨又落下来,不是糟蹋了吗?我不明白,天气这样不好,怎么他们还出来做生意?后来我在南方呆久了,才知道这里总是这种天气,尤其春天,墙壁都能挤出水来,一入夏,还时不时刮上阵台风。然无论是晴是雨,生意总是要做的,人也总是会适应,有一天,我在日记本上写道:“生活在南方,要学会不打伞进出风雨,这里气候多变,1分钟可能有3次晴雨。我们熟悉的友情,也如同爱情一样捉摸不定。”当然这是几年以后的事,那个夏天,我只是一只懵懵懂懂的飞来蜢。

我跟着静小姐和小丽在闹闹嚷嚷的人流和货档间穿行,远不如她俩灵活,好几次差点踩着人家的地摊,于是越发把注意力放在脚下,冷不丁给人捉住右手。

“小姐算个命啦,不准不要钱。财路爱情,前生后世,你想知道什么?”说话者架副眼镜,留长胡子,看不出年龄。

我忙将手往回抽:“不算。”

“不准又不要你钱的啦,小姐的手相好着呀,在这里准能发财,还有很多人会爱上小姐。”那人一本正经,“只是小姐20岁上有次灾,还不小呢。”

“胡说!胡说!”我狠命一甩手,急朝前逃,把小丽绊了一下,两人差点儿一块摔倒。小丽哈哈大笑,牵着我紧走几步,兀自笑个不停:“我跟你讲,有回一个算命的也是这样捉住我,说我18岁上有次灾,还不小。我说:‘去你

娘，本小姐刚过 18 岁，平平安安，一点事都没有。’你猜他怎样讲？嘿嘿嘿嘿，哎哟笑死我！他说，嘿嘿嘿，他说‘你别急，小姐 18 岁这一年里可感冒过？可拉肚过？’我说‘你昏了头啊？人吃五谷杂粮，一点小病谁会没有？’他说‘那可不同！小姐是因为善良温柔，才大灾变小灾，一场感冒一场拉肚轻轻跨过天大的坎子。不过我观小姐手相，20 岁这一年就不会这么容易了，你赚了不该赚的钱。’他娘的衰佬，本小姐一向就这么捞世界，20 岁？18 岁离小姐我都远着呢！”

我皱眉：“这些人怎么这样皮厚？”我这话是一语双关，小丽却直话直听，嘻笑道：“混饭吃呗，也是为两餐。不过也有算得准的，下回我给你介绍个瞎子，可准了。”

我忙道：“我不信这个。”心想管你说的天花乱坠呢，休想从我这儿弄走一文。

“命还是有的。”小丽很认真地盯了我一下，“我跟你

说，命还是有的。”

我不由有些迷惑，看她的眼神听她的语气，不像是做圈套让我上，倒似她真的相信人各有命。她才这么一点年纪呀，竟然信命。还有，听她的口音，南北混杂，简直就搞不清是哪里人。我以前虽没有遇过妓女，但从杂志上看过不少，好多文章都说现在的妓女相当一部分是为了钱自愿卖淫，看这小丽快快活活根本不像有人逼着压着，加上她刚才教训小婉的那段话，显然是自己选了这一行，真是的，也不知她是怎样堕落的，她的爹妈也不管一下，让她这么小就出来混。那位静小姐更是奇怪，电视上主

持“综艺大观”的女士也未必能及上她的风姿，竟也干这个行当，简直叫人没法相信这是事实。想到静小姐，我发现她不知去了哪儿。

小丽也在四下张望，人小眼睛尖，给她一眼看到了，“你等一下。”她冲我丢下这句话，便向静小姐跑去。

静小姐正和一个当地人模样的青年在街角说话，好像正争执什么。小丽到了他的跟前，塞了几张钞票给那青年，扯着静小姐就往回走。

静小姐面含怒气，不住地埋怨小丽：“你这次给得爽快，他们下次要的更多！什么保护费？保护了我们什么？一班吸血鬼！”小丽不吭声，等她发了一阵脾气，方慢慢道：“他也是人家的马仔，做不了主的。听说吃定这一片的是个湖南佬，这些人很毒的，恶起来一顿皮带是轻的，还专往脸上打。”

我倒吸一口冷气，静小姐也默然无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小丽虽然年纪小，入这行的时间却比静小姐长，在这城里春来秋去，角角落落认识不少人，正因为如此，静小姐才会屈尊跟她搭档，生意淡的时候，小丫头也能找来一些熟客介绍给一班姐妹，并不怕别人抢了她的生意，所以朋友不少。

我们默不出声地走了一阵，忽听静小姐叹了口气：“林小姐，你才来不知道，干我们这行到处都会碰上吸血鬼。这世上也就钱是真的，你看这城中，吃的玩的无奇不有，加上敲竹杠的偷的抢的骗的，一个不留神眼花了手松了，好不容易积攒的一点钱就像水一样流掉了。”